

短篇小說獎·初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董柏廷

何致和表示，今年稿件是近五年來實力最堅強的一次，需要斟酌的時間拉長，「本來預計一天可讀十篇，卻變成一天四篇，給高分的作品也多。」許多參賽者的技術與語言純熟度毫無問題，且能遊刃有餘地講故事，幾篇特別亮眼之作，除基本的語言、結構、主題、技巧掌控得沒話說外，甚至能寫出一個較少見、前無人作或一般作品不會提及的精采的喂，「這種喂可能是發生在某個設計得很漂亮的橋段或是場景之下，除了表面的情節與意義外，同時具有象徵性以及隱喻意義，成為貫穿整個小說的主幹。」如此便能與通俗作品區別開來。他接著說，有些設計像非透過意識操控，彷彿渾然天成，部分情節更有成為經典典範的可能，有些甚至營造出一個偽現實或是架空的時空場景，建構得非常完整，使人無法判別這樣的知識體系是真是假？不過這也正好證明作品充滿說服力。與何致和同看一組稿件的黃麗群則認為，今年作品水準平均、整齊，雖然沒有讓人很驚豔的作品，但需要從頭到尾仔細閱讀並且認真思考的篇章比往年多，「我們這組題材比較『務實』」，跟以往討論巨大題目，卻無法用短篇篇幅處理好的現象比起來，今年多討論孤獨以及個人所處的空間，如一棟房子、一間廁所、一個廚房，「寫作者又重新關注『私空間』，我覺得滿有意思的。」

同樣認為作品水準齊整的童偉格說道，「雖未讀到非常驚豔的作品，但是要進入第二輪的評選都是沒問題的，只是具『語言實驗』風格的作品變少，大部分回歸基本面向，參賽者嘗試把一個故事講

好，或是將一個簡單的場景寫好。」新人似乎不多，冒險與不圓熟的作品量也因此降低，平均走的是保守路線。看法與童偉格相近的陳雪接著提及，素人的確變少，從選出來的作品中，感覺許多參賽者是具有寫作經驗的寫手或是作家。題材多元，平均水準呈現一種穩健的狀態，非常怪異與突出的作品反倒沒有。此外，「或許因為比賽辦法的限定，沒有中國大陸的稿件，所以可以看到台灣現在的書寫情況，及大家思考的問題，也能看出現代的創作風潮。」

賴香吟表示，儘管沒有每年擔任評審，但每次評閱林榮三文學獎時，總會有心跳加快的感覺，但「今年心跳就比較慢一點，從頭到尾心跳都很平穩。」沒有印象較強的作品，整體而言，確實感覺有很多寫手匯聚，文字皆有一定的能力跟經驗，而有別於上一組，看到不少具實驗性的作品，從語言、形式、文字段落、作者說話的方式來看，能夠發現作者的大腦很聰明，只是許多作品常會使人落空，「原本預設應展現出來的樣子，最後卻歪掉了。」吳鈞堯指出，此組作品是一個「平凡之才」與「鬼才」的結合，前者偏向書寫具厚重感的鄉土文學，但是要超越前輩作家而有所突破卻是困難的，因此大部分的作品予人「原地踏步」之感；至於後者，大多有自己的招數，「從一個另類的視覺切入，我們這組大概有兩、三篇融合後現代與拼貼技巧的作品。」此外，再有一類是走幽默搞笑、以情節為主的風格，「整體所呈現出來的題材滿多樣的。」

短篇小說獎·複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董柏廷

郝譽翔指出，與以往相較，感覺今年新手增多，「這次很難選，作品難歸納出一個脈絡或路數。」因此造成評審間意見分歧，獲一票支持的作品居多，整體水準很接近。提及評選原則，她指出，小說的敘事技巧很重要，因此不會只看創意或是某一個點，「小說還是要有分量，必須面面俱到。挑選出來的作品，作者們都滿熟練小說的基本技藝，讀起來也有其趣味。」今年許多作品充滿創意，但沒有處理好，「有些作品的點子很有創意，但敘述顯得拖拉，讀到後來有點複雜與吃力，稍嫌凌亂。」因此會退而求其次，選出沒有嚴重缺陷的作品。

林俊穎接著表示，閱讀作品時，感覺「文青」比例占大多數，會寫小說與不會寫小說之間的差距頗大，「許多作品令人感到可惜，有很不錯的想法或點子，但文字基本功，掌握得不是頂好的，一看就會知道寫作者生活經驗貧乏，空泛而不深入，文字與現實有落差。」他認為，今年作品較以往平淡。談及評選原則，他接著說，小說真是愈來愈難寫，台灣近年來百無聊賴，大家不知道希望在哪裡，並非強調小說家必須文以載道，但林榮三文學獎在《聯合報》等文學獎停辦後，更具重要性。他希望可以讀到對台灣社會面向有所反思的作品，「提出一個『眼光』，或是深入的觀點，把大家刺一刺，嚇一嚇，搔一搔癢也好，而不是單單講一個故事而已。」

王聰威接著提出幾點看法：第一，今年作品很多具有嚴重的「虛無」傾向，有一種人生正在崩壞

中的崩壞感，「百無聊賴，人生沒有目標不知道做什麼，生活一直腐爛下去也不太在乎。」第二，故事性普遍弱些，以往參賽者較努力經營故事，這次反而感覺不出來。第三，動用很複雜的文筆，「許多篇的文筆已經很厲害，但這種厲害會變成兩個方向，不是很文藝腔，就是寫得很複雜。雖然文筆有極大進步，但在短篇小說的篇幅中，用太複雜的文字與結構去說故事，我覺得無法做好。」以往會看到一、兩篇非常傑出的作品，今年卻不見。至於評選原則，他說自己標準提得很高，「這批作品新手的成分高，常常犯了很明顯的問題，此外，大家似乎已對文學獎得獎作品有既定的想像，好些作品所有元素搭配起來非常催淚，或者很有企圖想獲得文學獎，合起來雖然滿好看，但大抵只是把文學獎得獎的要素融在一起。」他更發現，每一個文學獎裡，都會有一、兩篇使用方言，或是詭怪語言的作品，然而，「真正要成爲一個出書作家，不可能每次都寫一樣的東西，到這樣等級的比賽，光靠實驗性是不足以讓你獲勝的，應該要回歸更基本的面向，用最簡單的文字，講根本而深刻的故事，而非過於文藝腔。」

短篇小說獎決審會議紀錄

記錄◎孫梓評

小說是思想的載體

時間：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半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一樓會議室

決審委員：宋澤萊、季季、邱貴芬、陳雨航、郭強生（依姓氏筆順排列）

會議開始，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，本屆共收到三百五十六篇來稿，由何致和、吳鈞堯、黃麗群、陳雪、童偉格、賴香吟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，選出三十三篇進入複審。再由複審委員王聰威、林俊穎、郝譽翔選出十二篇作品進入決審。決審委員公推郭強生為主席，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。

季季：不曉得為什麼，這次的作品特別不容易閱讀。有很多篇水準都相近，沒有接近完美的作品，多少都有文字、句法，或敘述邏輯的問題。有些作者可能感受到社會現實的改變，其作品讀來有偏向本土化或政治正確的趨向；尤其是台語文的使用，很多用字連我這個台灣人都讀不懂。我的一個評審原則是，我看不懂的作品，便不會想推薦給讀者看，畢竟我當了三、四十年的編輯，還看不懂那

此用字與句法，一般讀者如何能讀懂？或許，我內心的一些困惑，會從各位的意見中得到解答。

陳雨航：進入此獎決審之作，向來反應社會現況的比例很高、速度很快。比方流行多年的 Facebook，此次也有參賽作品引用其中。其他如環境保護、新住民等問題，更有三篇都談到老人問題。去年和前年的評審會議，都曾討論語言使用的特色。對現今的參賽者而言，熟極而流的國語書寫體應該都沒有問題了，但若是混合各種語言的，比如〈扒龍船〉，其實更符合我們真實生活使用語言的狀況，也讓我想起早期王禎和筆下的台語，也非純粹台語，而是發展出他特有的寫法，但正如方才季季所提，會有不易閱讀的問題。

宋澤萊：我要聲明，我沒辦法用後現代主義小說的觀點看待作品，仍以傳統的小說寫法做為評審標準。首先是文字，文字要有自己的風格，不能以新聞記者的報導文字去寫。就算不能發展出如七等生、陳映真、黃春明的風格，也要能有自己的腔調，才吸引人。此次參賽作品多半能有自己的腔調，這也是現在年輕寫作者的強項。其次，我會要求人物。這批作品最差的就是人物描寫。多數都只有一個名字，沒有長相，沒有性格。人物講話神情、穿著服裝要能表現，才稱得上是小說家。另外是場景要很清楚。除了〈噩害〉，其他篇的場景似乎都很難被辨識。再來是情節，多半情節都滿精采的。同時，我也會衡量這篇小說在台灣文學史中的意義是什麼？第一次參與此獎評審，整體來看，我有點失望，原以為進入決審的作品程度會很高。這一代的年輕人要更努力，文學獎這麼多，但文學創造力似乎並未等量提升。

邱貴芬：距離上次擔任評審隔了好幾年，我看到這次決審作品時，也有點嚇一跳。有很多篇儘管主題不同，書寫的調調卻很相近。這到底是現在寫作的趨勢，還是初、複審的評審品味，篩出相近的作品？我的評選標準：首先，不應該為創作而創作，而應是內在有一個想表達的意見。其次，基本功很重要，寫小說文字很重要，強調不同語言時，用字更要精準。在現代主義時期，台灣文學歷經一個大革命，小說要upgrade，敘述觀點這類基本功是必備的。除了剛剛宋澤萊提到的人物描寫之外，我也發現這批作品的對話好少。雖然經歷如James Joyce等後現代小說之後，小說不是一定要有對話，但對話和場景的大量減少，讓我還滿有接觸的。

季季：最近幾年，年輕的小說家已經不會寫對白了。他們寫的都是敘述體小說。人物個性本來可以從對白中讀見，但現在人物的動作、語言，心情，全用敘述代替，所以小說變成平的，沒有起伏。

郭強生：各位講的許多部分我也都很同意。今年少了幾個文學獎，本來滿期待林榮三文學獎決審作品，結果整體看起來就是比較平。剛剛提到這批作品那種「相似」，或許因為主題無論寫家庭、環境、人性，幾乎都關乎「崩壞」，當然也可能是呼應現實。但既是處理現實問題，就不能太匆忙下筆。畢竟文學不同於新聞，一旦匆忙就易缺少沉澱。如果只是抓緊時事會顯得很浮面，可能作者自己也沒有想清楚事件所隱含的思考點是什麼，只做到交代始末。我的評審標準，是希望能在文學獎中發現包含新的角度、新的題材之作。四平八穩、語言端正、因循他人的作品則不考慮。小說應是思想的載體，不只是故事而已。

經評審協商，決議首輪投票，不分名次，各圈選三篇，結果為：

二票作品

〈廁所裡的鬼〉（季季、邱貴芬、陳雨航）

一票作品

〈冰山〉（宋澤萊、陳雨航）

〈關於末日的愛情及其他〉（宋澤萊、郭強生）

〈ゞ〉（季季、邱貴芬）

〈霾害〉（宋澤萊、郭強生）

一票作品

〈扒龍船〉（陳雨航）

〈冥王星後事〉（郭強生）

〈我的狗〉（邱貴芬）

〈龜山島和它的雲〉（季季）

○票作品

〈台北車站取贖款〉、〈惡人〉、〈長夜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接下來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作品進行討論。

一票作品

〈扒龍船〉

陳雨航：這次普遍看來，只有三、四篇是我心中「較好」的，若要選出「最好」，稍費思量。這篇有其特點。小說中的語言，夾雜英文，閩南話，古典詩詞，很有活力。雖然閱讀起來比較困難，但我願意投它。

邱貴芬：語言是這篇的一個賣點，但既然它使用較多混語，我就會更在乎語言的精準度。作者滿注意時事，也提及外籍新娘，但外籍新娘這角色的用意不明。枝節也比較多。

宋澤萊：這篇是以台語為底所寫的小說，不定時插入北京語。由於不定時，因此閱讀時必須「轉換」，作者寫得很快樂，我們轉換得很痛苦。其實從八〇年代發展到現在，台語文小說已累積好幾百篇，都寫得很精采。但很少有人這樣寫。以台語書寫的作家有一個共識：要嘛都用台語寫，要嘛都用北京語寫，因為我們要跨越黃春明跟王禎和的困境。這篇小說很可能兩邊不討好。作者應非台語小說的高手，很多用字都錯誤。比方台語不會出現「盡頭」、「左轉」、「愛喊」等詞。

季季：整篇敘述的語氣，模仿早年吳樂天說書。文字使用確實缺乏統一性。同一個人同一時間說的話，卻會出現兩種語言。這讓語言的力量坍塌了。

陳雨航：每年都有類似作品，我稱之為卡拉OK式的閩南語寫法。我也同意你們的說法，但各位有沒有可能考慮，我選擇它，正是因為其語言的混合？

郭強生：我本來有考慮這篇——不曉得各位是否看本土劇？我有時會看。演員都是國台英日各種語言混用。這篇對我來說，問題不只是語言的混合夾雜，而是部分用字已難以理解，比方「起童」這詞是什麼意思？最後我沒選的原因是通篇幾乎只是「過場描寫」。三個子題也用意不明，會否這篇是某個中、長篇挑出的片段？語言的鮮活則確實是有的。

季季：作者是很討巧的，強調新移民、族群融合。其出發點值得肯定。

邱貴芬：我贊成可以使用混語的寫法，尤其混語使用本就是台灣社會的一個特色，但當語言承擔了小說的戲劇張力時，就要用得非常精準。

〈冥王星後事〉

郭強生：現在台灣的小說人物與情節安排都愈來愈弱了。至少作者講了一個還不錯的故事。一開始無法理解為何那個中年男人要去排隊玩自由落體，抽絲剝繭才發現這個家庭失敗的男人，女兒跳樓輕生，爸爸連在女兒葬禮上都像是外人。最後也明白他去搭自由落體，是爲了體會女兒高速墜落時的心情。這故事有它的現實性，文字沒什麼錯誤，情節堪稱合理。這種小說要寫得好，還是要有一點基本功力的。

季季：這篇小說的結尾寫得比較好，前面的敘述有點凌亂。故事男主角是年近六十的男人，但作者顯然沒有特別了解老男人的心情，對失敗婚姻的著墨也太草率。他和女兒之間，難道除了幼稚園那一次偷偷觀看之外，再無連繫？這中間的空白，讀者得不到答案。此外，從頭到尾女兒沒有名字，但

女兒可說是通篇的主角。不過，作者技巧地使用了自由落體的意象，構想很好。

陳雨航：其實前頭敘述一個廢男的生活，寫得也滿不錯的。

邱貴芬：我原有考慮這篇。後來沒選是因為有些細節稍嫌粗糙，缺乏說服力。另外，就是十二篇裡有太多這樣的「廢人」，太一致了。

宋澤萊：這篇文章很純熟、流暢，初讀很喜歡。分散在不同時間所發生的情節，可以如此自然地連結，功力很高。猜測應不是新手，有一定的嫺熟度。其次，網路交友有其時代性，作者將這部分寫得非常生動。缺點則如剛剛季季所說，有兩個關鍵被省化了，第一個是他跟妻子離婚的理由非常薄弱。第二個是跟女兒見面通訊的關係被省略了，但那應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使整篇小說變得模糊。本以為主角對女兒有罪惡感，也會跟著女兒跳下去，後來發現原來他只是想揣摩由高處落下的滋味，並試自己的膽量。由此，反而會懷疑：他是否對前妻和女兒懷有恨意？

郭強生：我覺得主角對其家庭是沒有感情的，他是完全疏離的一個人，這一輩子都在懸空，「乾脆就掉下去」是他一直不敢去做的事。所以女兒給他的震撼是：為什麼他可以選擇都不要了，他卻還失敗地留在現世？

〈我的狗〉

邱貴芬：讀了許多廢人的灰色調故事，看到這篇，突然覺得有一個正常的世界回來了——在此脈絡之下，儘管作者可能是新手，我願意給予肯定。起碼它有故事有情節，眼光往外，看到人際之間的

互動。

陳雨航：這個故事對我來說很普通，但它有一個特別處，是結尾約六、七行的地方，小朋友突然表示不要狗了，要換一台機器人，這裡和整個小說的調子有點扞格，我想得比較久，發現我們跟小朋友的想法不太一樣，這邊還是有點看頭的。其他部分則堪稱流暢。

季季：這是一篇描寫父母離異的小孩，無愛的故事。因此小朋友在狗的身上投注了全部的愛，「我的狗」也就是「我的愛」。小說的進行，開頭跟結尾相差非常遠，兩相對比顯得有點矯情。另外文中的醫院跟前頭所敘述的大賣場是同一個地點嗎？若是，必須寫清楚。而整個小說的敘述，媽媽應該不時出現，而非在結尾才突然出現。作者文字基本功是好的，雖偶有錯別字與漏字。

郭強生：我覺得作者避重就輕。因為這篇要講的家庭問題看似普遍，但作者已透露文中的小孩內心應是很複雜的，甚至會撒謊，懂得把狗做為與父母之間鬥爭的工具，但後來又把小孩寫成一個典型的模樣，就沒有什麼新意了。沒能針對當代小孩的教養問題去深掘，有點可惜。

邱貴芬：這篇的特別處，應不是處理人之間的關係，而是小孩跟狗的關係。結尾，小孩失去狗，改要一個機器人，我覺得滿合理的。因為失去狗太傷心了，他不願意再擁有那樣的一個感情。

宋澤萊：這一篇我給第五名。文字清晰流暢，人物貼切，場景清楚。彷彿電影一樣。情節讀起來很有節奏感。要當成小說範本也沒問題。小說裡的小孩確實是有謀略的，故事反映單親小孩、女獸醫、寵物之間的關係，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之所以沒給高分，因為它的題材是比較常見、熟悉的。

〈龜山島和它的雲〉

季季：這一篇也是非常典型的廢人，但又不完全典型。它完全寫出當下年輕人還沒有找到正式工作的倚靠跟肯定前，無信心，缺乏期望，深陷焦慮的心情。文筆非常好。整體來說較無大缺點。雖也是敘述體小說，但因使用第一人稱，層次清楚。小說有兩次提到焦慮心情得到平靜，第一次是喝酒，在物化過程中獲得平靜，其後則是在對岸看龜山島跟它的雲，得到平靜。兩造相互呼應，對答。看到最後一頁，小說裡的主角不結婚，是因為「光是想到小孩可能會跟自己一樣，就要溢出的濃稠恐懼。」我幾乎要哭出來。對於未來、婚姻、工作都沒有期望的年輕人不知凡幾，這一篇寫出他們的心聲。

陳雨航：這篇文章很好。但讀到後頭，發現主角才廿三歲，虛無的歲月其實還不老，卻已幾近於絕望——當然我知道也有這樣的年輕人，但比較說服不了我。我想問的是：他到底想做什麼？整篇小說其實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，讀完之後，期望有點落空。

邱貴芬：郭力昕評台灣紀錄片時，提出三個特質：往內看、去政治化、感傷主義。這次很多作品似乎也有類似趨勢。我很久沒擔任評審，不知道文學獎是否變得廢人當道，尤其在舞鶴小說或王德威提出廢人哲學之後？簡而言之，放在這十二篇裡來看，還是會覺得這篇有一個窠臼存在。

宋澤萊：這篇要講的就是一些虛無的感覺。有些句子讀起來像詩。句子的連接很怪異，比方「尼古丁會幫助排便」這句就沒辦法連接前後文。後來發現超現實主義小說也是如此。但我也沒有讀出更

大的意義，僅能將它視為後現代主義小說。

郭強生：我覺得這篇是「後村上時代」產物。所謂後村上時代，就是把很多形式的東西當做本質，用這種方式活著。一開始讀會想起一九六〇年代電影《畢業生》，但至少電影主角還想談戀愛。感覺這篇的主角，並非真的焦慮跟徬徨，反而很喜歡自己的頹廢情調。彷彿在嘲笑一種世俗的價值觀，卻又沒真能寫出那種諷刺味道，通篇彌漫的就是「怕老」，對年紀有種偏執的焦慮。真正的虛無主義，至少還打算抵抗一些什麼，但他連抵抗都放棄了。

一票作品

〈冰山〉

宋澤萊：這一篇我給第一名。雖然我目前不贊成北京語和台語混用，但從鄉土文學的角度來看，我尊重自黃春明、王禎和以降所奠定的傳統。相對於前述兩位，這一篇運用了更大量、更流利的台語，是向前的躍進，有其文學史上的意義。換言之，若我們要檢視鄉土文學自七〇年代之後，北京語混台語的做法有沒有進步，從此篇可見端倪。通篇文字與句法都很獨特，有自己的風格。作者絕非生手。更厲害的是從結構來看，並非只有兩極對立，其對立是全面性的，裡面的角色都在譏笑別人，相互比爛，只要比我更爛更賤的，我就笑他！小人物之間的譏笑、敵視，比王禎和還厲害，但那種殘酷、充滿踐踏性，卻也是從王禎和的小說人物繼承而來的。作者且利用人性的劣根性，喜歡看別人出

醜這一點，吸引讀者充滿趣味地把小說看完。

季季：這一篇的台語文書寫，也同樣有不精準的問題。

宋澤萊：確實。但這一篇是以北京語為底，混用台語文書寫的小說。因此我才說，必須以黃春明、王禎和所奠定的傳統，做為閱讀它的前提。

季季：但我們似乎應該用同樣的標準去要求每一篇作品？本土化以後，台語文書寫已經發展、進步，就不該再用過往糊音的方式去寫。

陳雨航：照說，至少應該讓不懂閩南語的人，也讀得懂。文中的「金害」還可想像，「秋得」（囂張之意）一詞就顯得費解了。寫小說應該深入理解人情世故，這位作者寫到老年人愛面子的心理，相對於其他篇，顯得很成熟。另外藉由對話的使用，除了能讀到人際間的關係與故事，人物的形象和聲音，也會比較「活」。文字也是好的。

郭強生：相較之下，〈扒龍船〉擺明要做語言實驗，我還比較喜歡一點。這篇則是規規矩矩的寫實作品。回到小說本身來看，令我錯亂的不只小說用字，而是作者用了一種像是《紅樓夢》、或張愛玲的語調去寫台灣式的庶民真實生活。那突兀的語感，就像奇怪的背景音樂，不斷干擾我。小說敘事文字不僅是視覺的，也應該是聽覺的，在這篇作品中，我一直覺得兩者合不上。

邱貴芬：就主題來看，這篇講的是一個世界的崩解，所以，放在這批作品中，讀起來仍然缺乏新意。我認為應透過文學獎提醒：小說書寫要能展現社會的多樣性。但這篇和其他多篇卻都屬同一個調

調，儘管表現手法各異。另外這篇小說有一個問題是敘述觀點出錯：中間有一段突然跳去寫廚房的場景。作者主要以第三人稱的限制觀點去寫，而非全知觀點，不可能如此跳接。

季季：這篇是很典型的台灣鄉下低層生活的黑色幽默，且從黑色幽默中，又寫出宗族親戚間，不為人知而終於藉喜宴場合說出的見不得人的罪惡與敗德。就小說的可讀性而言是非常有趣的。文字也不錯，非常大的優點是沒什麼錯別字。我沒有投它主要是敘述邏輯的問題。全篇只有兩處提到母親拄拐，其他時間那根拐杖都消失了。另外，推算起來這位主角建志應該快六十了，卻只有「上一次建志敗將返鄉」這樣的線索，到底他以前是幹嘛的？為何敗將？哥哥以前做什麼？為什麼入獄？這似乎很奇怪，因為一場喜宴，說的淨是別人家的種種，自己家的細節都沒有交代。

陳雨航：作者有說三兄弟都不成材，點到為止。也許是覺得家醜不外揚。

〈關於末日的愛情及其他〉

宋澤萊：這一次有兩、三篇感動到我的作品，此其一。讀這一篇，當過兵的男孩應該都會有所觸動。我馬上想到我剛退役的小孩。也想到自己年輕時。還想到軍中詩人所寫的那些詩：一種非常存在主義式的，空虛，荒謬，不解其義的歲月。本以為存在主義的年代已結束，但不然，原來年輕人仍要經歷一次這樣的生活。另外，這篇小說每一個情節都聚焦在主題想要表現的「無意義、空虛、不自由」之上，連小說人物在寫的那篇武俠小說也是。對人物的描寫與刻畫很不錯。軍中場景也很具體。但文字還不太有自己的風格，還需鍛鍊。

郭強生：既然年輕世代這麼喜歡寫頹廢跟無聊，至少要掌握如何藉由文學表現吧？這是這幾年來，少數我看了之後能夠融入的一篇。作者用一種很像翻譯小說的文體，又做了一些「偽注釋」，形成好幾個層次：有非常實際生活面的，有超現實感受的，有置身文本中的，交錯互文，彼此指涉干擾，營造出整篇小說的荒謬感。但他的荒謬跟無聊，是帶有感情的，無論看待生命或時光的流逝，既不是擺爛也不只是頹廢而已。其實人生就是不同的文本，作者彷彿還在文本裡試圖尋找一些什麼。這篇示範了一個不錯的寫作策略。

季季：我本來想投這篇，最後改投〈龜山島和它的雲〉。放棄是因為有一處不懂。小說中一直出現「擦你的槍」，「你」到底指誰？

郭強生：是他自己。

季季：雖然可以了解，但很突兀。另外，各位講的優點我都同意。對這樣的題材與設計，我也很震撼。作者在寫存在主義小說，但其對立面是寫非常古典的武俠小說，而這跟主角的軍中生活又有所互動、呼應。我們女生雖沒當過兵，但也了解軍中的局限與情欲幻想，作者寫得很成功。最後主角與女士官有了一夜情，以「射手起立」暗示性行為，寫得很好。結尾那一句卻是個大敗筆，完全削弱了讀者的想像。

宋澤萊：但我讀到那句，心裡會想：是嗎？其實那個女士官也是「不可靠」的。

郭強生：那只是主角的一相情願、自欺欺人吧。

陳雨航：若跟去年精采的得獎作〈兩棲作戰太空鼠〉相比，這篇的「世界」就小一點。我發現自己喜歡故事情節多一點的作品。因為現在許多小說，故事性已經大大減弱了。

邱貴芬：荒蕪、空虛、無意義，這幾個形容詞，在這次多篇作品中都反覆出現。一如香港影評人曾提醒的，台灣創作者容易在自我的小小世界之中，往內看。這是台灣文化令我們擔心的部分。另外，我非常同意剛剛季季所說觀點的運用是有問題的。雖然該處描寫的是身體跟靈魂的分離，但如果從「擦槍的時候這麼巧我就拿到你的槍」這句來判斷，那個「你」應是指另外一個人。寫小說要變換敘述觀點是可以的，但必須有其脈絡。

〈ゞ〉

季季：這篇小說我起碼讀了三次。以「水」為題，因場景緊扣水庫、海邊，或回到山上靠漂流木討生活，都跟水有關。而用「ゞ」做象徵，應有解構之意，整篇小說要寫的也是解構與重新尋找的過程。作者還原一九五〇年代為了建造石門水庫，土地上的人、作物、信仰的宗廟都面臨被迫遷移，到了當局所安置的靠海的新村，好不容易將土地改造肥沃了，又接到通知，要開馬路，必須再遷。小說裡的人物決定回到家鄉，到比水庫原址更高的山上安居。這篇也觸及了漢族跟泰雅族融合的過程。作者很用心經營象徵，文字緊密，也用了魔幻寫實的手法，虛實相應。也有一些台語書寫，不是很準確但問題不大。整篇小說呈現古早年代先民跟土地搏鬥的艱辛過程。對照其他廢柴主題，應是值得肯定的。

邱貴芬：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篇，觸及「遷徙」和「環境」的議題。作者是有話要說的，很多詞彙的使用很用心，亦有其社會關懷的面向，但不直接批評，並且，脫離了其他篇作品自我耽溺的生命情調，有不同的視野。

郭強生：我承認這篇材料很好，給我們一個很正向的感覺，但從第四頁開始經常都用「他們」或者「人們」做為主詞，像還沒有消化過的田野調查，只是安上了「清河」這個角色。這在小說寫作上是一個很大的缺點。

邱貴芬：第七頁、第八頁還是有家庭細節的呈現，可以 zoom in 到他的家庭。所以讀起來並沒有那麼覺得僅以遠景的方式書寫。

陳雨航：一開始還以為題目是片假名的「シ」。文字不錯，有一點詩意，讀來相對龐大，應是一個長篇的材料，現在的處理並沒有壓縮得很好。因此雖然我還算肯定它，但最終沒有選它。

宋澤萊：這篇文章充滿詩意，是感傷主義那一派的。作者有大企圖，把一個人的一生，甚至一個部落的遷徙都呈現。用悲劇的寫法控訴資本主義對弱勢的殘害，有其正當性。缺點則是讀起來像散文，情節太過簡單。流水帳敘述缺乏對立和衝突，就少了戲劇性。裡面的人都太順命了，一個人或許如此，但一個村莊的人都如此嗎？有點缺乏說服力。此外，人物的描寫薄薄的，無具體形象。小說不應該是這樣寫的。這確實是長篇的骨架跟大綱，建議作者再擴充發展。

〈霸害〉

郭強生：這篇已經有點反烏托邦、科幻小說的味道。但其優點並非主題或材料，而是文字的層次，在這批參賽作中是比較成熟的。也沒犯什麼技術錯誤，還能處理到意象，照顧到客觀與主觀的層面。

宋澤萊：這一篇文章的文字滿奇特的，念起來有一種節奏感，作者常把兩、三個句子壓縮成一個句子，因而視覺感很強，意象豐富。這篇也是把場景寫得最精采的。小說伊始，從山上俯瞰整個城市景觀的敗壞，令人怵目驚心。控訴生態與文明的破壞，有其時代意義。最近讀梭羅的散文和《公民，不服從！》，感覺這個主角頗有梭羅的味道。主角對妻子的感情，讀來很感動。猜想作者大概沒寫過什麼小說，但潛力無窮。

邱貴芬：我覺得這篇不是小說，而是論述，寫得太白了。如果說〈シ〉那一篇沒有衝突跟張力，這一篇也是，它是單向的、立場清楚的，不像文學作品。

季季：這篇從第一頁到第四頁都是「他」在喃喃自語，毫無情節，太瑣碎，就小說而言是大缺陷。又都在說理，主要談環保。但環保議題多年來我們已經看了非常多相關作品，作者所敘述的也沒有超出我們既有的理解。並且主角妻子死於肺腺癌，主角自己抽菸卻毫無反省，讓人懷疑環保主題只爲了政治正確。後面談晚年應該過減法生活，主角除了活下來，吃三餐，做回收工作以外，幾乎一無所有，太太死掉了，孩子久沒聯絡，人孤獨來到世界，亦將孤獨離去——結尾的敘述非常感動我。

陳雨航：第一次讀到後面時，覺得滿感動。自己的年齡也不小了，特別有感。但第二次看，熱情

降低了一點，讀來像政治正確的、對台灣環境問題的體檢報告。其實減量生活的方式，曾野綾子也早就提過，不那麼新鮮。優點還包括文字非常好，但讀起來不知為何很像是中國人寫的，也很像把簡體字轉成繁體字，因為有些用法跟台灣慣用字不一樣。或者作者其實是台灣人，但在中國工作呢？或是作者有意地讓場景跳脫台灣？總之我有點困惑。另外，通篇觸及的議題太廣，缺乏集中性。

三票作品

〈廁所裡的鬼〉

宋澤萊：這篇是典型的小說，乾脆俐落，視覺性很強，文字充滿形象跟動作。絕非新手，是可造之材。作者對台灣農村的描寫亦完全是經驗之談。這篇的主題是為富不仁，窮人受害。若能直寫大埔事件，或頂新事件，會更有說服力——因小說中主角憎恨富人是基於私人原因，失去一種共通性，讀者無法感同身受，作者的社會觀點也因此無法伸張出去。

郭強生：我不投這篇的原因也有點類似。原本讀完前三分之二，感覺這篇應有機會勝出。台灣農村過去二十年間歷經盲從或貪欲的夢，應還沒有人真正寫過。這一次的發財夢不是六合彩，不是炒股票，而是去大陸投資。作者藉由母親的狀況，把那種失落處理得很好，舉重若輕。但整個結尾讓我傻眼。反映了整個大環境的變動後，最後的高潮卻只是揭露主角曾與那個富人兒子玩過口交遊戲？這個多餘安排是敗筆，對富人的愛恨情仇已經描寫夠滿了，像是硬要把政治跟情欲扯上關係。

季季：讀這篇小說剛好頂新事件爆發，讀來更有聯想。但我不認為小說主題是要控訴爲富不仁，作者只是想說很多台灣的鄉下到城市去追求財富，暴富後，一定要回家鄉去炫耀；譬如蓋金色屋頂的房子之類的。至於爲什麼要寫到性的部分，推斷大富翁的獨生子，比敘述者大十歲左右，敘述者當時約八到十歲。第一次是被他媽媽看見性侵的狀況，第二次是他爸爸親自看到。因此造成他爸爸決定撤資。結果，他爸不但沒有發財，還離奇地命喪異鄉。

郭強生：當然作者必須設計一個事件，才能使敘述者父親不參與投資，但爲什麼一定要是男男性侵？

季季：因爲如果是女性性侵，或許還可以說兩個人結婚就算了。但如果是男男性侵，在幾十年前的鄉下，那可是比祖先被敲打還要侮辱。

邱貴芬：簡言之，這篇的劇情對我而言並沒有不合理之處。我覺得作者的技巧是好的，起碼是一個故事的。這是我在這次很多篇小說裡頭沒看到的。

陳雨航：我覺得這篇是比較豐富的故事，是一個廢男心中所見的世界。結尾的電影感很強。甚至可以從字裡行間，看出鏡頭與時間的快轉或慢轉。至於富豪獨生子與女孩做愛，還要敘述者觀看，那邊的設計似乎有點用力過猛了。寫獨生子好色應該就夠了。

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，進行第二次投票，從九篇中挑選五篇給分，最高5分，最低1分。結果

〈龜山島和它的雲〉 1分

(季季1分)

評審就前三高分進行第三次投票，最高3分，最低1分，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：

〈廁所裡的鬼〉
11分

（宋澤萊 1 分、季季 3 分、邱貴芬 3 分、陳雨航 3 分、郭強生 1 分）

〈冰山〉
10分

（宋澤萊3分、季季1分、邱貴芬2分、陳雨航2分、郭強生2分）

〈關於末日的愛情及其他〉 9分

（宋澤萊2分、季季2分、邱貴芬1分、陳雨航1分、郭強生3分）

最後評審決議依得分高低，由〈廁所裡的鬼〉獲得首獎，二獎為〈冰山〉，三獎為〈關於末日的愛情及其他〉。因第二次投票〈冥王星後事〉與〈霾害〉同分，評審爭取多一名佳作，由〈ゞ〉、〈冥王星後事〉、〈霾害〉三篇同列佳作。會議圓滿結束。

短篇小說獎決審簡介

宋澤萊

本名廖偉竣，一九五二年生，雲林縣二崙鄉人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，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。

曾任教彰化縣福興國中。曾獲國家



文藝獎。著有小說集《打牛滿村》、《廢墟台灣》等多部，評論集《台灣文學三百年》等。

季季

本名李瑞月，一九四五年生。省立虎尾女中畢業。一九八八年愛荷華大學「國際寫作計畫」作家。曾任《中國時報》副刊組主任與《印刻文學生



活誌》編輯總監等多職。著有小說集《屬於十七歲的》等；散文集《我的湖》等；傳記《我的姊姊張愛玲》等。





郭強生

一九六四年生，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，現為國立東華大學英語文學系教授。著有長篇小說《斷代》、《惑鄉之人》，短篇小說《夜行之子》等，編有《99年小說選》等，散文集《我是我自己的新郎》等，以及文學評論集多部。



陳雨航

一九四九年生，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，曾任編輯職務多年，編有《九十二年小說選》，著有長篇小說《小鎮生活指南》，短篇小說集《策馬入林》，散文集《日子的風景》。



邱貴芬

一九五七年生，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，美國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。現任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，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。著有《後殖民及其外》等多部，編有《臺灣政治小說選》等。